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初版

濤聲叢書第一種

從莫斯科歸來

著者 胡 銘

發行者 方 東 亮

總發行所

羣衆圖書公司

總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
分店 南京太平街

實價大洋一元

介紹文

曹聚仁

我以逾分欣悅的情緒來介紹胡釐生（銘）兄所著的從莫斯科歸來，在私誼，在公誼，我應得這樣做；我還爲我們的濤聲榮幸！

蘇俄雖是我們的鄰邦，但彼此了解的程度太淺了，不過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真的了解她，和她爲友，乃成所謂「謎之國」。中國介紹俄國實況的著作，舊的只有瞿秋白先生的新俄國遊記赤都心史，聽說已經禁止發行了。新近乃有曹谷冰先生。（大公報特派赴俄記者）的蘇俄視視記和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記。在學術界挺立。釐生兄以三年四個月的久旅和民間的巡行視察，系統地抒寫出來，置之兩者之間，讀者自有評價，不待我來多說。

我所要說的，釐生兄所研究的是文學，文學者每多敏感，他雖不討論俄國的政治主張，却能從社會的下層了解俄國的生活。釐生兄的思想，相當於俄國

的同路人，和一般共產黨人及反共產黨人相較，可說是近於超然的客觀的不爲愛憎所左右的。全書說到文學，教育，婦女，……這些方面特別的多，對於動亂的中國，是極好的借鏡。中國人常把治亂的責任諉之於政治，釐生兄乃告訴我們：蘇俄的活力在什麼地方。

有價值的著作，不待說會和讀者站在一起的，我又何必再囑叨呢！

一九三一，十，廿五，

我應該向讀者及著者抱歉！在真如失去的那一部份稿子，迄今查無下落。本書革命十週年紀念會前後，革命後之蘇俄文壇，諸節，間有缺佚，這都是我的過錯。

一九三二，十二，十九附誌

從莫斯科歸來

胡銘著

目錄

介紹文——曹聚仁

- 一 最近完工之世界最大水電工程
- 二 列寧瓷像
- 三 托洛斯基
- 四 史達林
- 五 高爾基木刻像
- 六 母親的一幕

目錄

七 出了結婚登記所(彫刻)

八 我們的炭坑夫(彫刻)

先詞

向莫斯科去

第一個感想

莫斯科初旅

革命十週紀念會前後

送了托洛斯基

列甯、托洛斯基、史達林

革命後之蘇俄文壇

蘇俄文學四傑作

高爾基

一
九
一
九
二
九
四
九
六
一
七
一
九
一
二
一
一
六
七

蘇俄新教育·····	一八五
蘇俄科學界·····	二〇九
蘇俄新婦女·····	二二一
五年計劃·····	二三九
五年計劃之實施與效果·····	二五九
五年計劃行進中之難關·····	二八三
莫斯科雜碎·····	二九七
從莫斯科歸來的寫成·····	一

先詞

聚仁兄，

三信均到。

您再三叫我寫一點那遠遠的北國，那謎之國的消息，若不是近來血咳得太利害，早就該動筆了。你所以叫我寫，是否因為我在那邊多住些時，能知道一些真情。了解一國的國情比了解一個朋友的性情艱難得多，這不待言；我雖在那邊整整住了三年四個月，對於繁複的新俄社會，若說怎樣觀察得明白，決不敢這樣謬妄。若逼着我要系統的講，真是一部二十四史，無從講起。我看，還是讓我零星地想到那裏寫到那裏罷！濤聲既不是正人君子們看的刊物，當不吝給我以瑣碎的自由。

我現在雖是住在溫暖的南國，我的心頭並不作如是想；我現在是住在冰天

雪地的寒害，那溫暖的國度，却正在那很遠很遠的北邊。自從我踏到故鄉，從沒有一天受過陽光，不是陰雨，就是濃霧，什麼生機都已斷絕。咳血是怎樣一種病，您當比我更明白。我在獄中不過五個月，就得到這樣一個病症。這個病症是中國社會的寫照，在沒有陽光的國度，這種病菌是最容易傳播的。我到這個境地，別無希望，要末給我以陽光，要末早些死去，這冰天雪地的寒害，叫我怎樣住下去呢？

你那篇李迫大夢引起我許多感想。我出國那年，您是知道的，我們在豫豐泰酒店儘量喝酒，大家都有些醉意。你問我：「爲什麼一定要到俄國去？」我說：「我是誓忠於國民黨的，但對於這個昨天是友今天成仇的謎，不能了解。我現在要徹底了解人生和社會的意義，我要到蘇俄去找答案」。你說：「不要太徹底罷」。我說：「不徹底沒有出路」。我出國的時候，還是帶着戀念中國的情緒去的。那時國民革命的熱風蘇醒了長江一帶的全民衆，我們所仇視的紳

士階級都向深洞裏躲起來，年青的人們大家都在社會上跑。誰知我從北國歸來，一探詢我所熟知的朋友，或死去，或在獄，生活和民國十四五年間一樣的黑暗，那一羣紳士狗，和從前一樣地仇視我們；可憐從加而幾尼山回來的李迫，那故鄉還是幾十年的老樣子呢！

後來，我以嫌疑入獄，在獄中度過那毒熱的夏天。法官問我是不是共產黨，真使我無詞以答。我只能說我是民國十五年以前的國民黨員，我只能相信我的主張和孫總理並不怎樣違背。當然感謝你，給我設了許多法，可是出獄和在獄有什麼兩樣。何況在獄已受了最大的恩典呢！

聚仁兄，恕我發這些不必有的牢騷！在病榻上的每追慕健康者的幸福，諸凡健康者所能享受的沒有不一一憶起：愈是不能享受、愈是惓懷得深切，你當能諒此微意。我看斯拉夫民族雖是出了森林不久，他們却是非常健康的。近代大批評家勃蘭兌斯在他的俄國印象記說過這樣的話：『俄羅斯人，一面是世界

第一的壓制主義者，在另一面却是最粗暴的自由主義者。又，一面似乎是殺身以殉其宗派的信條的盲目底正教徒，在另一面却是企圖殺人，投擲炸彈的虛無黨員。他們無論是信心或不信心，愛或惡，服從或反抗，不拘何事，都是極端派。『這「極端」「徹底」即是健康的徵候。託爾斯泰所寫的呆子伊凡，他是三弟兄中最呆的一個，怎麼做就遭損，這麼做就不便等類的呆事，伊凡是絲毫想不到的：伊凡的呆，是呆到徹底的。這種呆子在中國是找不到的，中國滿街都是聰明人，都住在「徹底」的對面，他們的家叫做「中庸」。譬如談革命，那是必要的，不談革命，一不留心即被時代掃盪了去。但不宜過早，過早有殺頭的危險；民國元年進同盟會，最為穩當，辛亥革命已經成功，革命黨就有做官的希望。直到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還可以擺同盟會的老架子。我出國那年，不是有許多正人君子也進國民黨嗎？他們在清黨以後，已可以擺老同志的資格了。我在俄國也碰到一些老同志，他們都不是這樣，有的在西伯利亞流徙了十年

，有的在黑牢關上七八年，依我們中國人看去，那是太優氣。古語云：「識時勢者爲俊傑。」望風使帆，手上執着「利害的權衡」來實踐「中庸之道」，結果可以名利雙收，這是孔聖人所最贊美的。魯迅說看慣了外國人的臉孔，覺得我們貴國人的尊臉上缺少一些什麼；我則相與斯拉夫人，乃覺得中國人的性格也缺少一些什麼的。

由於魯迅所講的外國人的鼻子，使我想起莫斯科孩子們的冬天生活。在中國微霜的初冬，莫斯科的地面早已積雪盈尺了。滿雪地的大小孩子，披着皮衣戴着皮帽，各自架着雪橇在雪地上跑，滾，溜，從高山溜到平地，從河邊溜到河心，好像冬天倒是他們活動世界。我們國內那些小爺們，瓜皮帽子，長衫馬褂，加上一雙厚棉鞋，拱起手來在涼台看雪，其風度和在旁的老爺並沒有兩樣，只少幾根鬍子。有時駝起背來一步一步地踱，從背後看去，活是一個老頭子。我們中國不僅壯年人老年人早已衰老，即少年孩子也已衰老；連少年和孩子

們都已衰老的國家。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！戈果爾說俄國的國民性，譬如大海，在無風無雨之日，比晴朗普照的太陽還要靜；但在狂風一到，波翻浪倒之日，便見狂瀾轟天動地的怒號。以此爲喻，中國則是一泓泥溝裏的死水，臭爛得沒有一些波瀾，其中所有的只是浮沉上下的子水，——一羣得意的子水。嗚乎，如是而已！

聚仁兄，並非外國人的巴掌也比中國人打得結實些，也非盧布的魔力會把我的心迷住。我的確到過「人的國」，「有陽光熱度的國」，那又並不是夢境，叫我如何能忘得了呢！不過我也不想欺哄在墳堆裏睡着的同伴，讓他們醒來永遠在冷風中戰慄；我想太陽總快出來了，我們醒着等待黎明罷！

又是發牢騷了！恕我！恕我！

我的意識形態，是屬於游離的知識階級，我的意志是非常脆弱的，在偉大的蘇俄鏡子裏照見我的渺小的影子。我所賴以振拔自己的，我比較對於文學有

興趣，這興趣使我嗅到時代的氣候。我設想濤聲的讀者也和我自己一樣，所以對於文學方面特別講得多。想講到我所遇到的幾個大文人，我所知道幾個文學傾向，自然要講到音樂戲劇等方面。蘇俄的教育是人性蘇醒後的新教育，我看見道爾頓制在蘇俄的發展，不禁想起從前在湘中所演的活劇。我又游歷了一些農村，拜訪了幾個都市，對於蘇俄的社會生活，漸漸了解起來，使我對於託爾斯泰杜斯杜益夫斯基有進一步認識。關於這些，我也願意說得詳細一點。至於反映蘇俄社會生活的經濟結構，在理應該說得更詳盡，可是我要避免學究式的氣味，只能從那細小的方面着筆。還有關於蘇俄的政治和政黨的事，我却無意於述說，一則免引起人們的誤會，二則我明白濤聲的讀者決不想叫我們做某種宣傳員。至於一切零星的事，則別有專章——莫斯科雜碎。假使病體允許我，我將來再發表我的旅俄日記。

我遠遠地致意於千萬里外的朋友們，我在此祝福你們了！並希望濤聲的讀

者和你們握手，和你們站在一起！

聚仁兄，我不能寫些什麼，就這樣開場罷。祝你好！弟胡銘上。

——十月七日、龍門山中。

向莫斯科去

第一信

玲妹，

我現在是在哈爾濱了。

離開了你的溫暖的懷抱，來向這麼陰森森的孤寂境地，我的多感的心境，幾乎無以自持。你和老母臨別的悲抑，彷彿聲聲在我的耳邊跳躍；若不是爲着投向那個溫暖的懷抱，我會中止我的旅程的。你不是說願和我一同遠行嗎？斐兒太年幼，老母自父親去世後，常是悵鬱無歡，蘇俄的黑麵包生涯，不知實況如何，我怎忍叫你嘗試？但離鄉的傷感的襲來，我又深切希望你和我在一起。據說患離鄉病的是農村社會的遺產，我所念的並非是家鄉，而是妻兒，你和老母，還不一定是離鄉病罷。

哈爾濱是這樣一個複雜的社會，所謂國語和俄語日語相互並用，我所講的國語在此地不能通行，只好勉強說幾句日語和俄語。車站上的五色旗黯然無光，她彷彿是象徵舊時代的沒落。我一轉想：沿途所看見日本人的經營，和我在朝鮮所看見的情形完全一樣；東三省已成爲東方的巴爾幹半島，怕永遠不會有青天白日旗照耀的日子呢！在哈爾濱處處可以看出日俄鬥爭的痕跡，日俄戰爭的故事雖已陳舊，日俄戰爭的新陣圖是佈得很明顯的了。

在我們的內地，很難看出農村社會破落的過程，在哈爾濱，則兩者遞嬗之跡甚明。屬日俄租界的「道裏」，和我們「國界」的「道外」，其差異彷彿上海的開北和英租界一樣。只有一點不同：英租界允許人力車往來，「道裏」乃不許人力車營業。大概，英國紳士有中庸的風味，允許我們保存國粹，俄國人便不肯這樣妥協。「道裏」的洋房極高，可以「落帽」，頗像漢口的英租界沿江一帶。交通也極利便，汽車電車都很多。不過要找國粹，還是很多的：賭錢

，抽烟，非常的自由，和上海天津並沒有什麼不同。

這一帶，白俄人也是很多，不過不和上海街道那些「羅宋」人一樣落拓。極東和極北本來是帝政時流放黨人的去處，現在乃成爲赤俄流放白俄的去處，世運變遷，真不可測！

請你把這些可說的說給媽媽聽，並且說我在路上很平安，不要記掛。雖是九月初，這裡已經見霜了，你給我的絨衫，和爸爸那件皮袍，我都穿上了。你自己多多保重，替我吻斐兒！我在此祝福你們！再會。

阿釐九月四日

第二信

玲妹，

昨晚失眠，夜分以後，有些朦朧欲睡，又被車輪的振動聲擾醒。我本來想在這長途上看些俄國的文學作品，可是翻開屠格涅夫的父與子，看不上十頁，心神又馳騁到書外去了，在東三省的東邊看見日本人的經營，過了哈爾濱，看